



蔡骏 | 作品

谋杀 似水年华

新版

MURDERING
THE THINGS PAST

作家出版社

蔡骏 | 作品

谋杀 似水年华

新版

MURDERING
THE THINGS PAST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谋杀似水年华/蔡骏著. -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11
(悬疑世界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7638 - 9

I. ①谋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7869 号

谋杀似水年华(新版)

出品人: 葛笑政

作者: 蔡骏

责任编辑: 汉睿

特约编辑: 金马洛 瞿瑞

装帧设计: 所以设计馆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20 千

印张: 23.5

版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7638 - 9

定价: 3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引子

2020年。

我隐居在一个秘密的地方。

在这里，我有很多朋友，也有很多敌人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，并不知道我的名字，更不知道我在写小说。

写作中的无数个白昼，我痴痴地凝望灰色天空，脑中记忆却一片空白。

我不停地问自己：“人生是什么？”

“我们生下来，然后又死掉。”

我想，这才是真理。

于是，我从永远不曾变过的噩梦中惊醒——梦见自己站在一条深深的沟前，黑夜里晦暗的烟雾弥漫，如变幻莫测的幻影，紧紧缠绕于我的左右。

每次这样迷惘地醒来，仿佛依然活在许多年前，只是眼前蒙着厚厚的灰尘，如同隐身于荒野的蔓草丛中。也唯有此时此刻，我才能回首上辈子似的前尘往事，拨开女人乱发般野蛮生长的藤蔓，看到那双充满泪水的谜一样的眼睛，看到十年前被埋葬入土的往事，看到一幕幕无比真实的幻觉。

这个故事里所有真相，也包括所有幻觉，都被埋葬在“魔女区”。

二十五年前……

第一部

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

——托马斯·斯特恩斯·艾略特《荒原》



听蔡骏亲口说：

1995年夏天，
大雨已倾泻了
整个晚上……

第一章

1995年，邓丽君去世了。

1995年，张雨生还活着。

1995年，马景涛开始在电视上咆哮。

1995年，很多人都记得《东京爱情故事》。

1995年，8月7日，清晨，7点。

大雨，夏天的大雨，已倾泻了整个晚上，冷酷地冲刷着荒郊野外的马路，也必将冲刷掉某些重要的证据。

半小时前，田跃进匆忙跑出家门，回头看了看十三岁的女儿，暑假中的小麦还在席子上熟睡。他刚为一个案子熬了几个通宵，还来不及跟女儿说话，心底不免有些内疚。

坐上白色桑塔纳警车，他就闭起眼睛，连日疲倦，头痛欲裂，在车窗外瓢泼大雨的陪伴下，片刻便发出均匀的鼾声。

“到了！”

是有人将他推醒的，还是那块美国佬的弹片——残留在肩膀深处的弹片，在阴湿的天气里把他疼醒的？田跃进揉了揉眼睛，摇下副驾驶边的车窗，看到大门口挂着“南明高级中学”的牌子。这所全市重点寄宿中学正值空无一人的暑期，校门两侧是高高的围墙，向大雨中的旷野延伸。

年轻的警察小王提醒了一句：“老田，不是这边，现场在马路对面。”

田跃进平静地转过头，昏暗的阴雨天空下，隔着一条不宽的马路，有座孤零零的平房，异常突兀地伫立在荒野中，仿佛绿色大海上的黑色孤岛。距案发地最近的建筑，除了马路正对面的高中，是要步行五分钟才能到的工厂，还有更远处的几栋老公房，住的全是新搬来的拆迁户。

大雨没有停下的迹象，不少附近居民来看热闹，派出所的警察在维持秩序。老田从容打伞走下警车，跨过风雨飘摇中空荡荡的马路，与同行们打了个招呼。

一小时前，几名下夜班的工人，看到野狗不停地对杂货店狂吠，而且发现卷帘门没有锁住。有个大胆的工人钻了进去——可能想顺手牵羊偷条香烟，或者偷看老板娘睡觉，却发现了她的尸体。

卷帘门依然只开一半，田跃进戴上白手套，弯腰钻进杂货店，迎面一排琳琅满目的货架，有他最爱的香烟和黄酒。除了醋米油盐之类的日用品，上面还有不少盗版书和录像带，包括《七龙珠》之类女儿爱看的漫画，以及修正液、笔记本、橡皮擦等文具，显然是卖给马路对面的学生的，否则这种鬼地方能有什么生意？

技术人员还在赶来途中，凶案现场只有田跃进一人，地上满是零乱的脚印，这些都是重要的证据。

他小心地绕过那排货架，看到躺在地上的死者。

第一次看到她。

她已化为一具尸体，田跃进轻轻惋惜一声：为什么是一具尸体？

该死！怎会疼得那么难受？不仅是受过伤的肩膀，还有胸口，就像被地上的尸体刺痛，即将倒在她身边死去，等待同事们进来收尸……死者仰躺在货架后的地板上，头朝杂货店卷帘门的方向，脚向着后面的一堵墙。墙上有一道木板门，旁边贴着几张电影画报，里面应该是死者晚上睡觉的小隔间。

她的左手往上搭在头旁，右手下垂在大腿侧，左腿微微抬起，像某种舞蹈姿势。她穿着一件粉色的及膝睡裙，在郊区显得时髦性感，脚上的塑料拖鞋已被蹬掉，落在墙边的角落，地板上有鞋底擦过的轻微划痕，表明遇害时有过短暂挣扎。但杂货店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看来当时的反抗并不激烈，她很快就被杀害，前后不超过一分钟。

田跃进半蹲下来，低头看她的裙摆，衣服没有被撕坏，观察大腿裸露的部分，似乎也并无性侵害的迹象。

为什么没有性侵害？

老田脑中冒出的这个念头，让自己也感到羞愧。

因为，她——倒在地上死去的她，是如此迷人的女子，披着当时流行的波浪长发，如瀑布般散在地板上，仿佛摆了个优雅的姿势，正等待摄影师的镜头。

派出所民警说死者三十三岁，但她看上去不超过二十八岁，有些人就是

青春永驻，即便没有任何妆饰。

死后发紫的双唇，苍白暗淡的肤色，欲言又止的口形，死不瞑目的双眼。

老田的眉头在发抖，实在不曾料到，这种荒野的杂货店，竟躺着一个美人，可惜已变得冰凉而僵硬。

不过，她身上最醒目的，并不是粉色睡裙，也不是性感妩媚的身材，更非至死还睁着的眼睛，而是——

丝巾。

紫色的丝巾。

在她细细的脖子上，缠着一条紫色的丝巾。

办了一辈子的凶杀案，看到过无数凶案现场，田跃进却从未见识过这样的“道具”——漂亮到难以形容的丝巾，在杂货店昏暗的灯光下，反射出极品丝绸才有的光泽。丝巾并非纯紫色，而是交织着白色的、犹如某种枝繁叶茂的植物的奇妙花纹，散发出浓郁的西域风情，就像一圈紫色的珍珠，衬着虽死犹生的迷人容颜。从她死去的身体、瞪大的眼睛、奇异的丝巾上，共同发出耀眼夺目的光，几乎要把田跃进的眼球刺破。

他控制住身体平衡，不碰到现场任何东西。但他察觉到一个疑点：盛夏时节谁还会戴丝巾？尤其在这个夜晚，女主人穿着睡裙，系这样一条丝巾更显奇怪。他凑近观察，发现丝巾在脖子上缠得很紧，竟然深深嵌入肉中。

瞬间，脑中闪现这样一幕——大雨之夜的杂货店，一双有力的大手，用这条神秘的紫色丝巾，从背后缠住她的脖子。凶手一直站在她的身后，生生地用丝巾勒死了她！

虽是一条薄薄的丝巾，但在天然纤维材料里，桑蚕丝的柔韧性是最强的，在古代还被用在盔甲上。

一条上等的丝巾足够杀死一个女人。

如果这条紫色丝巾，就是勒死被害人的工具——这将是 he 多年来遇到过的最美凶器，倒也配得上如此美丽的女人。

田跃进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，仿佛有条冰冷的毒蛇，正悄悄爬上他的身体，接着就要紧紧地缠绕、盘踞、吞噬……

田跃进的目光逃离丝巾，往上移到死去美人的脸上，也是最迷人的部分——眼睛。

谜一样的双眼。

长长的睫毛底下，是大而明亮的眼睛。传说瞳孔可以保留死时看到的景象，如照相机般拍下凶手的脸。可惜玻璃体已开始浑浊，田跃进又认定凶手在背后，不指望从死者眼睛里看到任何影子。

然而，他确实看到了。

死去美人的眼睛，永远不会闭上，在得到最终答案前——她在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条丝巾会缠上自己的脖子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有不相信！不相信自己将在今夜死去，不相信谋杀自己的会是那个人或幽灵。

当了二十多年警察，勘察过无数凶案现场，不少血案的被害人死得极惨，常让年轻警察当场呕吐出来，却再也无法让他动容。可是，偏偏这个盛夏大雨的清晨，这个郊外的小杂货店，这个没有流过一滴血的死者，震动了他的心。

他们焦虑地等待着的技术人员，怕是给大雨耽搁在路上了。每次在凶案现场，同事们忙着收集证据和拍照时，他都会默默观察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。他仔细查看了货架，戴着手套摸了摸柜台。不知是否有财物被窃，但看上去至少货架没被动过。小杂货店打理得很干净，所有货品井井有条，乍一看颜色也很协调，卷帘门边放着几盆植物，竟给人温馨的家庭感。墙上贴着明星海报，分别是张国荣和刘德华，想必是为吸引追星的学生。真是个细心的女人。

什么声音？

分明是货架后面的动静，其他人都守在卷帘门外，杂货店里只有自己一个活人——难道是死者爬起来了？

田跃进小心地转过货架，美人依然冰凉地躺在原地，脖子上的丝巾如僵死的蛇，纹丝不动。

果然又听到一丝声音，有人！就在墙后隔间里。

是凶手？

他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枪，无声无息地绕过地上的死者，摸了摸小门的把手。这道门已被反锁死了——凶手残忍地杀死了一个女人，居然不逃跑，还把自己反锁在凶案现场，等着警察过来发现？够变态！

他举枪靠着门边的墙板，但避开了贴在墙上的电影画报。因为画报上有两个破洞，可能原来是一扇内窗，后来用画报代替玻璃糊了上去。

门内不再有任何声音，但他确信里面有人。他背靠墙看着地上的尸体，

产生一种错觉，似乎不是他在看死者，而是死者瞪着眼睛看他。

不等了，也来不及叫外面支援，他大声朝门里喝道：“出来！”

然而，刚喊完他就后悔了——小门是从外面反锁的，里面的人不可能自己出来。

他又向死去的美人扫了一眼，看到旁边的墙角下躺着一串钥匙。他半蹲着挪过去，小心地捡起那串钥匙。最大那把是开卷帘门的，看样子是她半夜自己开门把凶手放进来的，自然不会陌生。此外还有几把小钥匙，估计是锁柜台和现金的。

最后一把，看起来像房门钥匙。

田跃进右手持枪对准房门，左手拿着那把钥匙，缓缓插进小门的锁孔。

锁，打开了。

“不许动！”

如一尊战斗的神像，他握着手枪对准昏暗的门内，只看到一个小小的卧室，简单干净的木床，还有一个少年。

他？凶手？

当田跃进看清楚少年的脸，随即断然地摇了摇头。

少年蜷缩在隔间地板上，双手抱肩微微战栗，看着突然闯入的中年男人，看着他手中黑洞洞的54式手枪。若不是那身绿色警服，他一定以为是无情杀手回来斩草除根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田跃进把枪收了起来，依旧保持防范姿势，视线扫了一圈，确认不会再有第三个活人。

少年大约十三四岁，刚进入青春期的样子，嘴上有一圈淡淡的绒毛，喉结微微突起，眼睛鼻子却还像小孩——田跃进想起了自己的十三岁，当年弄堂里有不少女孩暗恋过他。

这少年身材瘦长，相貌颇为清秀英俊，白净的皮肤，直挺的鼻梁，线条分明的轮廓，留着短短的学生头，只是嘴唇明显干裂，或是被自己咬破的？少年没回答警察的问题，茫然瞪大的眼睛，就像店堂死去的美人的眼睛。

是，田跃进发现少年和死者的眼睛很像，脸部许多细节也很相似。

不会吧？他对自己摇摇头，不是说死者是独居的吗，怎么会多出个男孩

来？

少年的表情有些麻木，也许已保持这个姿势很久。田跃进伸手把他拉起来，少年身体有些摇晃，索性将他背在肩上，感觉还不到一百斤的重量。

田跃进绕过躺在地上的死者，少年低头看到了她，一阵剧烈的颤抖自背后传来，伴随着越发急促的呼吸声，几滴温热的泪水，落在田跃进的肩头。

“她是你什么人？”

田跃进适时地问了一句，少年却一言不发地闭上眼睛。

勘察现场的人员都进来了，诧异地看着他们走出杂货店，没想到他还背着一个少年。

仰头是一片大雨，无边无尽的大雨，笼罩着这个荒芜的世界。

忍着肩膀的疼痛，越过撑着伞围观的人群，田跃进背着少年，穿过冰冷的雨幕，来到南明高级中学门口。他把少年塞进警车，沉默地坐在旁边，注视着这张半成人半孩子的脸。

一次漫长而真实的幻觉……

第二章

雨，一直下到半夜，才渐渐停止。

田跃进看了眼墙上的钟，时针已走到十一点整。带着雨滴的梧桐树叶拍打着窗户，送入凉气逼人的晚风。他感到后背有些发凉，还好肩膀不再疼了，抬手径直推开房门。

公安局验尸房，疲倦的法医摘下手套，抱怨了一句：“你才来啊？”

“对不起，凶案现场发现的那个孩子，始终不肯开口说话。”

田跃进挠头强打起精神。整天都耗在这桩案子上，只在傍晚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，让女儿自己煮方便面解决晚饭——十三岁的女儿确实有理由恨他。

此刻，少年就在楼下办公室，两个小警察轮流盯着他。从早上回到局里，他一直沉默地低着头，偶尔发出几声抽泣，也不吃食堂送来的饭菜，只是渴极了喝过一大杯水。田跃进耐心地问话，也设想了许多可能。但少年就像个哑巴，或得了失语症，竟没说过半个字。肯定不是聋哑人，田跃进从他的眼神看得出来，他对警察问话都有反应，只是到了下午才变得麻木，好像身边所有人已消失。不知还要耗多久，明天早上？后天晚上？

或是永远？

法医打了个哈欠，从冷柜抽出一具尸体——南明路凶杀案的被害人。

掀开覆盖尸体的一层白布，不再有迷人的粉色睡裙，脖子上的神秘丝巾也被鉴定科解去检验。现在她只是个死去的裸女，冒着寒冷的白色气体。她的眼皮已被法医合上，表情变得安详宁静，像在冷柜中睡着了。虽然她已三十多岁，却比多数年轻女子更加性感。不过，肚子上的皱纹显示，她早已是一个母亲。

原来缠绕丝巾的地方，冰肌玉肤的脖子，显出一条紫色伤痕。

田跃进的判断没错，她是被人用丝巾勒死的，法医报告证实了这一点。

田跃进迅速将白布盖回她身上——不忍再多看哪怕一眼，即便她的身体依然撩人。

“老田，你怎么了？”法医把死者送回冷柜。

田跃进捂着太阳穴后退半步：“我有些难受。”

“这倒是头一回。”

在这间冰冷的验尸房，田跃进看过无数尸体，包括那些已被解剖了的可怜人，但从未影响过他的情绪。不知为什么，这个女人的死，如此触动他。是因为恐惧？天生的怜悯？一个中年男人对一个美丽弱女子的怜悯？古书上说的恻隐之心？就像他刚成为警察，接触到第一个凶案时，他为年轻的被害人泪流满面，发誓要亲手抓获凶手，结果在三天内完成了誓言。那是二十年前的事，现在这感觉又回到心底，即便他与死者素不相识。

只因她死得那样美？还是死时的那种眼神触动了他？抑或那条诱人的紫色丝巾？他感觉命中注定会遇到一个幽灵般的罪犯，或者——就是幽灵？

“别说出去！”

他冷冷地抛下一句，以免自己像那些警校刚毕业的新人一样，成为局里老家伙们的笑柄。

“好吧。”法医收拾起报告，“根据检验结果，她的死亡时间在昨晚十点至十二点之间。凶手应是成年男性，有较强的臂力，在背后用丝巾勒住被害人，一分钟内使其窒息死亡。已从死者身上采集到了一些毛发和指纹，但没有任何性侵害的迹象。”

田跃进沉默地点头。这与现场判断的完全一样。他靠着墙边说：“谢谢。”

忽然，验尸房大门被推开，二十五岁的警察小王进来喊道：“老田，那孩子开口说话了！”

愣了不到一秒钟，田跃进飞快地冲出验尸房，穿过潮湿阴暗的走廊，手撑栏杆跳下楼梯，回到了办公室。

少年趴在桌子上，悲伤地号啕大哭，整个公安局都能听到这哭声。田跃进的心被哭声揪着，似乎变成脆弱的玻璃，很快就要被击碎。他走到少年身后，抚摸他剧烈起伏的后背：“孩子，没事了。都过去了，你可以说出来了。”

继续哭了两分钟，少年才缓缓抬起头，眼眶哭得肿起来了，还有泪水不停往下淌。这悲伤的样子引人同情，田跃进不动声色地掏出手绢，替他轻轻擦去眼泪。

“我看到了！”

这是少年口中发出的声音，正是十三四岁的变声期，听起来干哑撕裂，有些刺耳。

旁边两个小警察很激动，田跃进用眼神示意所有人冷静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，以免干扰他的回忆。

“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脸。”

少年瞪大了眼睛，仿佛那张脸就在眼前——可惜，他能看到的只是田跃进的脸。

“谁的脸？”

田跃进没有想躲避他的眼睛，他以镇定的神情，控制着少年随时可能失控的情绪。

“我看到凶手的脸了！”

少年又一次大喊出来，双眼充满愤怒与仇恨，同时喷出的浓烈口沫大多飞溅到田跃进脸上。但田跃进毫不介意，反而为此异常兴奋——等待了几乎一天一夜，不就为听到这句话？

“好，你慢慢地告诉我，凶手什么样子？”

少年低下了头，颤抖片刻之后，半抬起头，压低声音，像成年男人那般低沉——

“一只恶鬼！”

第三章

田跃进，又一个不眠夜。

1995年8月8日，子夜，12点。

公安局办公室，夜风摇晃木质的窗户，灯光在地板上不停晃动。

南明路凶杀案现场的少年，终于向警察们开口说话。

“一只恶鬼！”

老楼的房间里沉默许久，谁都不敢率先打破寂静。田跃进手托下巴，凝视少年的脸庞，遭逢偌大变故，少年的脸似乎有些微小的变形。

两分钟后，少年说了第二句话：“我……我……饿！”

他说饿了！

田跃进激动地喊道：“快点去买吃的！”

十分钟后，警察小王从公安局附近的夜排档回来，两只手里提了好多烤鸡肉串、干炒牛河、冷面和冷馄饨——大家都饿了。

老田撩起冷面吃起来，同时以眼角余光瞥着少年，正值青春发育期的孩子，怎经得起一天一夜的饥饿。

少年狼吞虎咽吃了不少，最后喝下一口水，看着田跃进的眼睛说：“我真的看到了！”

“好，我们都信你，孩子。”田跃进耐着性子半蹲在少年跟前，“第一步，先告诉我，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——”他难受地摇摇头，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，“我是我妈妈的儿子。”

这句废话证明了田跃进的判断。不过，被害人看起来那么年轻，怎么会有一個开始长喉结的儿子？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秋收——秋天的秋，收获的收。”

这名字倒蛮好听。他知道被害人有个十三岁的儿子，跟随父亲在老家读

中学——现在知道了他的名字：秋收。早上在案发现场的隔间里，还发现一个装着中学课本的背包。

“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？”

“昨晚八点，我一个人坐火车到的。妈妈到车站来接我，坐公交车回到杂货店。”

田跃进明白了：“放暑假来看妈妈？”

“是。”

怪不得派出所说死者独自居住，附近居民也从没见过这少年。

“你们几点到的杂货店？”

“晚上……十点半。”少年的普通话很标准，看来在学校学习不错，不像好些农村孩子满口乡音，“妈妈跟我聊了很久，帮我整理后面的小房间，还准备了一副新的竹席。晚上十一点多，有人敲响了外面的卷帘门——”

少年说到这儿停顿了，老田冷静地说：“别害怕！我们都在你身边。”

“外面下着很大的雨，妈妈一个人出去看了看，又匆忙回来，让我待在隔间里别动。她的神色奇怪，看上去有些紧张又有些兴奋，但肯定不是害怕。”这孩子的观察力很强，会注意各种小细节，“她叫我不要发出任何声音，就当自己不存在。我乖乖地躲在隔间，妈妈把小门关紧。很快，我听到一阵脚步声；然后是轻微的话声。但隔着一道门，好像还在货架外面，所以一个字都没听清。”

“男人的声音？”

“是！又过了一会儿，可能只有几分钟，我听到妈妈叫了一声，但声音不是很响。我有些担心，却不敢开门。接着，我听到拖鞋蹬地板的声音，还有妈妈的喘气声。我终于急了，要拉开门，门却纹丝不动，我才明白妈妈把门反锁了，她干吗要这么做呢？”少年再度流下两行眼泪，“隔间原有窗户，但被铁栏杆封死，外面糊着画报遮挡光线。我没法从窗户爬出去，只能用手指点破画报，挖出两个小孔，眼睛正好可以看出来……我……我看到……”

他说不下去了，老田及时地说：“嗯，我已经注意到画报上的两个洞眼了。”

这是想让他回到正常情绪，客观回忆当时的情景，不要让悲伤完全占领大脑，漏掉什么重要细节。

“我看到了……看到了……看到了……一只魔鬼！”